[illegible]巖集 地

跋
雜著
祭文
誌銘
行狀
遺事
日錄

5563.7
4232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修巖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盆池蓮記

余自少有花卉癖所好非一品而獨愛蓮異甚蓋愛其品潔而不妖色淨而不艶通中而直外可翫而不可褻古之君子所以友而愛之者蓋亦以此而其爲物非水不生水又智者樂也余愚不德無君子之實而行有愧於智然所愛樂則庶幾得似之階於北牕之下纔半畝略植黃菊數叢爲庭實而顧無池可以種蓮上下而相之朝暮而營之旣數日而終莫之如

333615

何則埋小盆以儲水泥其中而蓮之盆水澹澹而鏡開荷葉田田而錢疊天光雲影上下同形露珠煙幕朝暮異態開牕宴坐嘯傲相對足以洗心適情而忘外物之累已亦幽居之一助也何必洋洋而後可以樂飢灼灼而後可以悅目也哉抑余於此有所感焉不惟有感又有所敬焉今夫盆之水纔一勺之多其視江湖川澤之廣不啻若九牛毛之一而猶澄虛靜涵不失其性懷濟澤之仁歛分别之智鑑物則妍媸皆分灌階而枯槁以蘇而蓮又能屈拳泥之中而停特自秀不爲物染如正人端士張拱正笏獨立衰季

之世而終始不變守焉吁其誠可敬也已有所徵余者多矣書以識之

庭前枯竹記

竹古人以譬君子余嘗見其爲物外秀而直中通而節淨淨亭亭冬夏不變色焉信乎植物之最異者也歲庚戌春回自京師復尋河上之舊棲堂北有隙地可階葦土而等之旣種菊又沼其下種蓮菖蒲凡余平日所愛翫而不離者略具而猶無竹余病焉使小奚求得一叢同本而異出者與菊對植朝暮而灌之初甚猗猗焉旣而爲旱炎所侵困穉笋壯葉太半摧

倒於階砌之間枯槁無生意余悲焉恨余無造化轉移之手不能救汝於赫炎如焚之下而使汝移根出土容寄吾階以促其死則是實余之罪也雖然余憐其焦枯已甚而貞姿猶不改其節猶固也其心猶通也長竿獨立猶有干雲之勢自與凡卉衆草之枯死泯滅者不同亦可貴也已如有善竹者器之則折而杖可扶顚持危而不迷於冥途斷而簫可回淳剝漓而奏格於神祇寧可以枯槁忽之哉但未知今之世能取而用之者何人也噫

題日錄後

日錄者何日之所爲必書于冊所以備觀戒而資攷耳然則曷自庚戌始前乎此者歲遠而不可詳而舊篋有庚戌春日記因而錄之而其後事亦多出於追記其間或有人來而訪余余往而尋人與夫辭受動靜之際言論是非之實尚有可錄以自省者而往往得其人而遺其事得其事而遺其日存者未十一矣獨其禍變之慘愈久而愈不忘瞭然心目間故今載其始終日時特詳焉甲寅以後逐日所記固無不悉而亦有閒酬酢不足爲後考者則去之不以病溪藤

云甲寅季夏上澣書

題渭濱明農記後

余愚且賤不諧於俗隱而居其志也而棲棲十年而不居耕而食其分也而昧昧五穀之不分卒使身無定所家無餘業甚至追遠人道之重而祭祀不得盡情居室人倫之太而嫁娶未免失時病妻弱兒相與啼飢呼寒於豊暖之歲莫非從前惰慢不善謀生者有以致之也歲戊午春自河庄移寓渭水之陽始乃懲前慮後屈志回頭就老農而求耕耘之法且置小冊子於前隨所聞所見而錄之名曰明農記庶幾以

爲食力之計而性本迂踈事多無實往往舉此而失彼得一而忘十終歲所作不足以爲一年之資而猶不敢舍之而自逸者蓋以服勤求食猶愈於束手待斃也昔樊遲請學稼吾夫子斥之以小人則專心致志兀兀窮年於田畝問者非君子之所願然則如之何而可也韓文公作董生詩曰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戊午九月日渭濱漁隱書

雜著

格致說

大學之道莫先於格物格者窮格之謂物者事物之謂蓋天地之間無一事一物而無其理者以一身言之則耳目口鼻頭面手足皆物也而耳之聰目之明口之止氣之肅頭之直色之莊手之恭足之重則皆理也以人倫言之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父之慈子之孝君之仁臣之忠兄之友弟之恭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則皆理也今於耳目口鼻頭面手足則當格其聰明止肅直莊恭重之理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則當格其慈孝仁忠友恭別信之理推而至於事事物物因其所接者而各窮其所具之

理量力循序日日格之使是理之所以然與夫所當然者瞭然於心目之間纖微不差毫髮無疑此之謂物格此之謂知至然後而意誠然後而心正然後而身修至於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則特舉此而措之耳此格致所以居八條之先也

杜鵑說

我國無杜鵑世之所謂杜鵑者皆僞也非眞也何以言之蓋杜鵑鳥之偏受陰氣者也是以其出也夜而不晝山棲而不野在西南而不在東北洛陽天下之中猶無杜鵑况我國在東海之徼去洛陽又萬里者

哉此其爲證一也且中朝詔使絡繹於我國凡道途之間見聞之物雖一草一虫之微無不感於思而出於口以形諸文字之間而獨無一言及於所謂杜鵑者此其爲證二也望帝寃魂托爲杜鵑漂落遠外苦思鄉土故其啼必道不如歸其說雖誕而其聲則固有相近者矣今此鳥則不然雖使明漢音者聞之亦不解其爲何聲也此其爲證三也余然後知我國之杜鵑異於中國之杜鵑也時與人語輒以是證之人且習於見聞不以爲然而反以爲怪噫此山雞之所以爲鳳於楚也吾見亦多矣豈特杜鵑哉

余旣作此說後有友人來過語及此事友人曰然向
在戊戌年間遇一明人於永嘉府之民舍夜語久之
忽有杜鵑來牕外樹啼甚悲余問明人曰此何鳥也
此是杜鵑耶明人曰非也爾國無杜鵑吾以是知子
之說信也余曰噫子之得遇明人幸矣遇明人而又
得聞子規尤幸矣不然必且以我爲怪爲妄豈知斯
說之不誣哉嗚呼禽鳥一微物也目之於分者有羽
毛之異耳之於別者有聲音之殊而猶且不知而以
僞爲眞況不爲微物而又能飾其羽毛好其聲音務
以欺世盜名者哉人之惑而信之且必萬倍於杜鵑

而視吾之不以爲然又不但指以爲怪爲妄而已嗚呼今世之爲杜鵑多矣安可覓得子之所遇明人者而布之於國中使無其實而假其名者無以遂其姦而人且不惑於斯邪噫

諭清道儒生文

昔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教學之所由始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其倫有五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倫者日用當行之道而性即其所具之理也學者學此而已教者

敎此而已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悌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然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病根不祛隨所居所接而長觀此數條而爲學之得失可知矣至於子朱子小學一書集古今聖賢格言善行以爲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而其所眷眷者惟在於入孝出悌隆師親友

正容謹節愼言篤行而已何嘗教之以尙氣放言凌蔑長者言人過失爭辨好勝以爲高也孔子大聖也猶曰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盖以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以賢智加之也惟其如是故彛倫叙風俗厚他日立身行世皆可自此推之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本郡文獻之盛著自邃古自英憲公而下聞人達士史不絕書以至節孝先生之誠孝格天濯纓先生之節操凌霜三足先生之德義範世雖在百代之下千里之外尙且聞風而感發仰德而興起况我諸君生於斯長於斯耳之而相屬也目之而相

接也豈無私淑而自奮於其間者乎但自兵燹之後
經殘敎弛耆老宿德多老死童蒙後生失其養在家
不聞唯諾之聲出門不知肩隨之義稍長而冠則見
父兄之執併行而欲揖遇師長之尊卻立而不拜甚
者至於分門割戶各立私黨互相詆斥不合不公致
使遠近之人莫不鼻笑而心鄙之曰伊西之鄉風如
此士習如此頹惰偸薄最出於諸邑之下嗚呼此豈
今日艱世之所宜聞而亦豈不爲一鄉多士之羞哉
郡守亦一經亂後人物耳少不勤學老而無聞其於
訓迪導養之方無異聾瞽之於聞見也然旣在其位

則雖欲辨之而不可得於是抄選儒生之年少聰俊者擇定訓長而教誨之每月朔望謁聖畢因與訓長難疑答問啓發其旨意高下其勤慢而其於升降揖讓進退之節孝悌忠信篤敬之本尤加戒焉諸君誠能不笑其迂闊不憚其勞勤學而講之日益明習而行之日益進優游涵泳毋忌毋怠則爲聖爲賢之功豈在於是矣若夫名雖爲學而不以本原爲心或遂日應課苟免責罰或徒尚文辭益長浮薄非今日設講之意而亦非所望於諸君也諸君勉之哉

佔畢齋金先生廟前官田許給文

先正文忠公佔畢齋金先生祠宇在冶爐縣其址一
邊則官屯田也鋤犂相尋於廟庭之側而吏日來門
外徵其租嗚呼此屬非守宰之責耶謹按金先生道
德文章爲一代儒宗至今人之仰之若奎璧之麗于
天而當時及門之士若寒暄金文敬公一蠹鄭文獻
公皆以純明篤實之姿身任斯道之責上以承圃隱
之傳下以啓靜庵之學者實自先生而發之則其有
功於吾道亦大道內如一善密城等地皆有書院立
廟以享之而此縣獨闕焉其爲欠典亦已甚矣況此
廟宇爲先生妥靈之所而官且分裂之耕耨之道路

起嗟子孫懷憂余於到任之初按知其故欲有處置而未果今則春耕已迫而歸意又急若不於此時略爲區處則平生尊慕之誠將無以自見而後來人事又可必耶玆命先生之後孫金忠繼呈狀受立案別定監官打量立標後爻周官案永爲許給使其宗孫世世奉守勿復侵奪事

余旣成此文或有難之者曰子之處置則然矣尊尚先賢之意則至矣萬一他日或有以擅奪官田爲罪則子之一張空文可能縶後來者之手耶余應之曰不然吾但爲吾之所當爲者而已過此以

往非吾所知也噫秉彝好德人所同得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誠願同志之人相與共守此意永久不替則庶幾爲斯文之幸云

渭濱叢談

晦齋李先生在江界謫所推論人君修齊治平之道著爲成書名進修八規旣成而先生歿蓋先生之學旣有以接夫道統之傳而推其緒餘又足以致澤君民躋一世於熙皥不幸 勳華繼陟大禍斯作使先生愛君憂國之誠爲小人乘時酬恐之資卒至離親去國而卒於遐荒自常情觀之若可小沮而猶且眷

眷焉作爲此書冀以感動天衷而復於正道其言皆
周程張朱之言而其心卽史魚成忠之心也所謂精
金百鍊而愈剛流水萬折而必東至今讀之令人隕
涕嗚呼至哉

晦齋先生大學補遺以致知一章爲未嘗亡遂移經
文中語以補之先生之學上接伊洛而其爲此說又
與王栢董槐諸賢之論異世而同符所謂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後學小生固不敢妄議於
其間然向嘗竊聞父師之言晦菴朱夫子以亞聖之
才用平生之力以爲此書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

加矩後之學者但當遵守而服行焉尚安可以求異
爲哉先儒嘗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傳後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愚於朱夫子亦云
涉代國傳晦齋先生之所作也盧穌齋修先生年譜
而幷錄此傳於先生居憂之下先君子嘗曰此傳不
當在此或去之爲宜云
退陶先生文集多至數十百卷萬曆戊子先君子與
鶴峯先生會于屛山爲之删其重複正其訛誤定爲
四十餘卷卽今之印行本是也先君之意蓋欲盡去
其循俗吏讀文字及日用間酬酢不切於論學者一

時如趙月川禹秋淵諸公皆以爲不可事竟不就識
者恨之
年譜末有文集告成文告刻天淵臺二篇趙月川所
補非先君之意也覽者不可不知
先君嘗自金溪訪金鶴峯先生趙斯文宗道權斯文
好文亦來仍語及少年遊學之樂鶴峯謂先君曰吾
輩從先生久未嘗有一言之許公一見先生而先生
許以大器以爲天生此人必非偶然使達而行其道
豈不大有爲於國家乎不審公何以得此於先生權
上舍終允親聞其語爲孫道之如此

鶴峯先生世居安東之臨河縣後徙府西金溪村受業於退陶之門先君與之遊三十餘年道義之契甚密鶴峯嘗曰西厓我之師表我何敢與之友而先君亦以鶴峯剛毅果斷爲不可及其相敬重推讓如此

愚伏鄭先生謂李外兄煥曰近閱退溪年譜中有且校正文集五字意其不出於我先生之手必是宣城人所追補旣而驗之果然

秋江冷話朱溪君深源以婚姻附遠爲後程所創而秋江公是之此說卻甚可疑禽獸之中亦有虎狼之父子螘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在禽獸猶然況於人

爲最靈者乎其所以厚宗族別嫌疑之心皆出於自然之天聖人特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耳若曰人之生也本無此心而聖人乃鑿虛架空要以立萬世之大防云爾則是聖人之設教適足以拂人之性而荀卿性惡之說告子杞柳之喩不得罪於天下後世矣豈不謬哉

雜錄

傳曰狳鳴鼠舞不常爲灾大人見之則吉夫狳鼠之妖非祥也大人雖賢智曷能使之吉哉說之者曰傳所謂吉非能使狳鼠而吉也雖有狳鼠亦不能害其

吉也大人心安於命而不外求故見妖不妖見怪不
怪而不憂喜於禍福舉天下之物無以動其中況彼
猄鼠之微又安能操其命而逞凶邪於其間哉適足
以明大人之不惑若是則雖謂之猄鼠吉可也余自
壬子冬厭居于河挈家渡河而北就于淵舍前江後
山草木暢茂其地又多惡蟲怪獸朝暮出沒妖孼百
端乃甲寅季春有山獐夜嗥於江臯朝起視之則尚
在巖臺下不去見人始緣石遷而下過家門外以逸
人以爲不祥譁然來問甚者至謂避家祈佛以禳之
噫余非達者無大人之德其何能不動於妖怪而不

爲禍福動哉雖以好語答來詰者而內實自疑然後亦無事

人之害德莫過於諂所謂諂者不必趨走拜跪於上之人以求其悅己然後方可謂之諂凡遇儕輩或已下之人至如奴隷之賤往往强爲非所欲言之言以曲循其意或彼有難從之請而不能嚴辭直言以距之者大率皆諂之類也余有此病酒後尤甚書此以爲警甲寅季夏晦日書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先言人心而後及於道心者何也余嘗反覆而得其說若

以偏正輕重之序言之則道心固爲當先今以學者用力之地言之則必先察於人心而精之然後方可一於道心而守之易所謂閑邪存其誠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皆一意常時屢與同志者言皆不省閒嘗質之愚伏先生則先生曰子之言甚精吾所未及思者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名有餘而實不足名有餘則人之所以望我者必重實不足則我之所以應物者必疎以必疎之人居必重之地雖欲盛名不失而重望不孫譬如無根之木無基之墉其不至顚覆者幾希是

以江左濬源卧係蒼生之望而終有書空之恨東漢
樊英出負高士之名而竟召難副之誚旣以取笑於
當時又且貽譏於後世不亦可笑矣哉故君子不務
其名而專務其實實有餘矣而猶恐其不足名不足
矣而猶恐其有餘使內之所存恒有以勝其外之所
聞至於一朝實大而名宏積厚而流光則名於是也
不期而自至行於世而無愧垂諸後而不朽嗚呼此
豈聲音笑貌之所可爲哉

或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禮於是日不
飮酒不食肉素服而居於外追慕之誠至矣世俗有

前期一日或二日不飲酒食肉者於禮無據然好古
愛禮之君子猶且不能變而從古何也余應之曰前
期不食肉之說果非出於禮然既爲世俗通行之制
雖使古之程賢復起於今必且因而不革以存從厚
之意何也古者父母之喪二十有五月而祥既祥而
又擇是月之中以爲禫至鄭玄誤以間一月擇中月
復有二十七月之制君子以其從厚而因之四時節
日之祀亦創於宋之魏公而君子又以從厚而因之
凡此類甚多何獨至於忌日而疑之乎君子常失於
厚小人常失於薄人之所行旣皆近厚則雖不適中

亦不害其爲君子也傳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此類
之謂也
孫年十七八時侍先君子受中庸先君子問曰鄭一
蠹嘗讀中庸章句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之說而疑之曰朱子誤矣豈有氣
後之理乎汝且道一蠹說然否對曰然非歟先君子
曰一蠹說未然孫退思數日而猶未達後十餘年在
玉淵書堂復取中庸而反覆之然後似若略窺其髣
髴者蓋以本原之初論之則先有理而後有氣若以
人物之稟賦者而言之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凡

有形質而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有其形而具其理茍無其形理何由賦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朱子之意蓋本於此一蠹於此恐偶未之察而先君子當日之旨亦或因此而可以得之否乎孫露餘喘無從稟問仰惟遺訓涕淚交零也

古人婚姻必擇其偶我貧而彼富非偶也我賤而彼貴非偶也我不肖而彼賢能亦非偶也今世之求婚姻者余惑焉不度其事勢不恤其同異惟高之欲攀女惡而求佳婿子愚而擇賢婦門閥寒矣而希媾於金張財產空矣而望託於陶朱嗚呼貧賤者尚厭貧

賤之人而求於富貴則富貴者又安肯棄富貴之人而與貧賤結婚哉世謂土鼠求婚甚善喩也然土鼠高望不遂猶得與土鼠相婚則非失矣今乙者厭乙之卑而求於甲甲終不許則勢去時晩雖欲復與乙者婚而不可得必下就而求諸丙丁此則人反不如鼠矣得無爲鼠所笑矣乎故幷著之以爲世戒

祭文

祭寒岡鄭先生文

伏以天有奎璧公稟其精地有河嶽公鍾其英淸標玉潔馨德蘭薰早自得師立雪溪門動靜有養表裏

文修學愽而正理微必求進德之誠至老彌篤衛道之功昔賢同烈進位於朝國倚著龜忠言嘉謨植倫扶彝退講于家爲世儒宗秉義明禮啓發昏蒙斯文未喪正脉在是小人所畏君子攸恃孰謂一疾遽促大期吾道益孤我痛非私嗚呼哀哉窮通一夢芳馨千年歿而不朽惟理與賢先生忠義昭揭宇宙先生事業仰若山斗出處愈章身名俱完夫我何傷公歸卽安瞻彼湖泗維水泱泱淵源有自永流東方嗚呼哀哉昔我先君生並一世聲應氣求道合心契逮余小子又獲考德一違鳳儀屢換蓂葉山川悠邈疾病

纆緜縱闕負笈實切慕羶云胡不淑而有今日没不
舉棺病不啓足奔赴後人死有餘責單杯薦虔有淚
盈襟惟靈不昧庶賜監臨嗚呼哀哉

祭愚伏鄭先生文

嗚呼哀哉山河毓精奎壁降神絪縕鍾聚篤生喆人
資稟既異充養又至曰明曰誠維敬維義兩進交持
閫步長趨德崇業廣蔚爲名儒餘事文章渾浩無涯
允矣君子學優而仕玉署論思銀臺出納 當宁倚
重同朝取法職思其居用無不可銅章分憂棠陰宣
化有挾仇正彼讒胡厲中遭涸濁益堅操禝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棄外亦言遇遯仍封嗟惟不辟反讎大
忠二年囹圄十載田園傷時髮白憂國心丹逮至
聖作着膺寵接職專帷幄責大經綸恥君未堯非舜
不陳可翁章奏淳夫講說從容啓發委曲懇惻庶究
所學以臻至治邦知曷極奄成騎箕大廈方搆梁木
遽摧砥柱旣折狂瀾莫回國亾人鑑士失宗師彼蒼
者天胡寧忍斯嗚呼哀哉先生之心秋月寒水先生
之學玉潔金粹自少至老與子終始經史子集傳記
註牋靡不貫穿提要鉤玄晩於雲谷得其緒言捐華
討實反本窮原㓗勿泰悅口精義入神德成猶恭道大

彌先俗賢便佞其巧如簧時尚詭隨其柔如韋先生
守正惟道是依剛和合度語默惟時高托山林長往
不顧身就功名胥溺靡悟先生不然惟義與比退非
忘世進不慕位事有同異蓍龜可稽物有輕重權衡
不迷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淵源有自來流東方嗚呼
哀哉恭惟先君分義深切心誠嚮往不間存沒既編
遺文又狀實德發揮闡揚孰非公力施及小子益敦
眷恤進之門牆施以鞭繩雖緣朽質學而未能然仰
高山永爲依歸云胡不淑而至於茲頃在中夏還自
下邑公方寢疾往拜于室首問先稾鋟刊之艱中言

症候調攝之難末又勤懇申以婚姻自惟卑賤分不敢當丁寧敎詔夜復諄詳何意斯言遂成永訣興思至此五內如割庶幾承奉不敢違失卽遠有期佳城已卜單杯薦虔曷罄寸心不亾者存冀賜昭臨嗚呼哀哉

祭盧敬菴文 辛酉

嗚呼哀哉惟靈烏山毓粹洛水鍾精風儀秀朗氣質淸明弱不喜狎長益求道從容函丈妙契深造涑水一言屛山三字稟賦旣異修養又至深衣大帶闊步長趨靑松出壑丹鳳在梧學優而仕羽儀 王庭鑾

坡接武鳳池蜚英邈彼東海層伯希功謂天可欺寬
骨成叢公時按劾不畏彊御桀民心咸服 王法乃舉
庶究厥施澤我東埏其竹或 外符長懸共理惟良
餘事多能靜如烹鮮緩若治繩斂戒何所曰臬曰基
方在丹陽遏密纏悲獨印方喪飯蔬三霜人謂其難
公以爲常最後莅星秉志愈礪不惕於威寧媢于勢
有挾仇正彼讒胡厲歸來初服適意丘園營闢日長
剃樹春暄不斂亦斂難進何傷義理留泰泉石膏肓
煙霞無燧魚鳥相親人間清福盡在公身謂必遐筭
永保眞樂氷木一祿大期斯促白髮倚門黃口無知

嗚呼先生胡忍於斯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先生之姿
玉溫氷淸先生之量海納川渟俗賢利口其巧如簧
惟公簡默不待勉强時尚詭隨其柔如韋惟公堅確
特立不移學富而醇行峻而修才剸盤錯識別薰蕕
淸而有容和亦不流何德之備而壽之嗇邦家殄瘁
朝野嗟惜士論誰匡衆疑誰決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余以無似早承善誘逮至中年恩眷益厚我有疾痛
濟之藥餌我有違戾拖以鑪鎚隨時隨處卽物卽事
丁寧啓發反覆規箴相期日浚揣分何堪惟思卒業
庶補尤諐孰云微恙未訣終天日月愈遠影響寢微

門牆猶是杖屨莫追風悲素帷月照虛齋了了心目
觸緒增哀未死而生曷勝權慕一杯長慟萬世伊阻
嗚呼哀哉

祭金正字 延祖 文 癸丑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二十有九年矣以清明脫灑
之資加沈潛篤實之學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
色行峻且方而泊然無近名之累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也而公不以苟得爲心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而
公不以苟避爲意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幾吾道異
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寧爲[illegible]

稷之未熟不顧穉穉之有秋此公之所以絕出等夷
而非今世可得以多見也嗚呼以如是之志抱如是
之才又有如是之見識吾謂公方且見用於當世而
展布其所蘊則上將以補吾 君之德下將以遂吾
民之生且使不耦而卷懷于家猶將闡微明幽立言
垂世庶幾追前修之逸軌俟後學於無窮夫孰知二
者之不一遂竟齎志而淪沒早歲相從之樂晚年同
傍之情特吾私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死生禍福之
理余未知其如何卒使伯牛而病顔淵而夭而富貴
壽考備享諸福者往往世之所謂闒茸無狀者是果

何理也豈天之所好惡自與人殊歟抑或杳杳冥冥之中禍福與奪一任其自然而然歟是未可知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昔我先兄與公志同韻合與之遊十年道義之契甚密兄亡纔閱歲而公又繼逝地下相見之樂想亦不減於平日而煢子人間號呼而莫及者但余此身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卽遠有期厚夜將閉宛宛儀容從此辭矣追惟往昔言不盡矣敬酌行潦來告我哀物雖菲薄誠則可歆嗚呼痛哉

祭金鶴湖文 庚午

惟公圭璋令質瑚璉美器資禀旣異充養又至自邃

丹桂聲馳藝林清標苦節望重南金中遺洄溷益勵
操守雲霜雖嚴松栢自茂我 聖在位群賢蔚起猶
淹展驥久滯棲枳潛德俄彰 命書屢錫人望方屬
天奪何速百身難贖九原莫追吾道益孤我慟非私
嗚呼哀哉冠纓世閥孰如公門積厚流光委祉後昆
及公之身益大以昌玉樹交輝棣蕚聯芳簪笏充堂
兄弟匪他荀龍數少薛鳳榮多先生里閭慶溢門闌
天外難知人間未聞謂理之常永保其樂胡不百年
乃有今日嗚呼哀哉余以頑鄙早襲蘭馨年惟兄事
義若師承攻苦昇院公玉我石論懷洛城我膠公漆

望公方進喜公未衰人生難信萬事俄非舊架圖書
蠹魚獨飽故山煙月猿鶴相弔門牆猶是典刑難覩
了了心目觸緒悲辛單杯瓣香曷盡衷曲不已者存
庶賜歆格

祭金德裕基厚文 癸酉

嗟嗟德裕而至於斯耶豈時運之多舛而天不爲憖
遺耶抑脩短之有數而神莫能扶持耶嗚呼痛哉家
傳詩禮學有淵源有出人之姿而處之以謙有高世
之行而輔之以文孝友篤於家庭惠愛推於隣里朋
友服其信宗族慕其義斯古人之所難兄獨兼之有

裕既天之嗇其施又不畀乎遐壽進不得行於時退
無以傳於後嗟嗟德裕而至於斯耶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獨於吾友乎何此理之反常而不可詳耶念
孫兒之嶷玆年始九而嶷茂意者天之報施其將在
於此歟嗚呼痛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玉石互磨膠
漆相救兄許我之疎慵我悅子之孫潔閱世情之萬
變愛此心之如結雖范馬之異姓若兄弟之同氣引
千斤於一髮猶恃兄而無懼今其已矣柰何乎天上
年二月我自陝川遂問兄於菊潭旋送余於玉淵相
與連牀而劇談夜已分而不能眠其所惓惓而責勉

無非古人出處之大方雖愚未能以踐此言猶在耳
而不敢忘嗚呼余滯南陸道阻且長兄哭天倫余聞
不時兄方寢疾又未及知困賦斂之侄德義高蹈之
淸閒時控狀而引疾方懇乞于休官庶將賦歸守田
園復遂前日之團欒嗟人生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
哭寢門而失聲淚徹泉而無從嗚呼痛哉海内知舊
零落殆盡此實昔人之所悲也近自六七年來鄉邦
不祥禍殃荐疊一時朋儕相繼淪沒然猶恃而自慰
幸及公之未僵何厭世之溷濁又棄我而遠先凉凉
孫影獨立無依居無與語出無所之傷哉吾道之衰

猗余復何樂於人間死而有相從之理早晩當叙此懷於重泉如其不然吾與兄從此辭矣聲容閟閉于一丘神魂飄蕩而無歸聽之而不可聞視之而不可覿彼蒼者天曷有其極言之至此長痛欲絶嗚呼痛哉

祭伯兄察訪公改葬文 乙酉

嗚呼哀哉兄之託於此已五年矣宅兆之便否體魄之安未有不可知而情勢之所不得已將以今日奉遷于壽洞新卜之原不知果愜於兄之意乎嗚呼哀哉昔兄之沒也先君喪之兄之葬也亦先君命之兄

同託於一山之內者無非內外祖先若諸親而其去
先妣貞敬夫人塋域尤至近其所以為兄永遠慮者
至矣而九原之下亦庶有依而不孤矣不幸去丁未
夏先府君捐館舍不肖衿等日夜號痛謹與諸門丈
及他解事者來審于此既地勢陜隘傾側土色又粗
惡多石不待術士之言而情理有不能忍者遂去而
他求得地於安東府西壽洞村之後既奉安冠屨矣
而又涓吉日遷移先妣玄宮以體平日同穴之願今
其期至矣嗚呼毋往而子隨義也求之神理豈遠人
情而況吾兄一生愛親之念不間於終始今若冥然

漠然無所知識則已知其不然豈願須臾而離我父母之側哉且兄之遺孫今年纔十二惸惸孑孑獨立無依設使成長固不可望其去家百里而來守此丘陵況於未成立之前乎荒山宿草斷攏孤峙節序祭祀之不繼樵火盜賊之不虞其爲痛傷可忍言哉嗚呼曾祖考贊成府君妣貞敬夫人墓同在一麓而地既絕遠香火斷續守護之責專委於奴僕之手而子孫或不識墓門者有之而況於兄乎今若拘於小嫌因循不遷則非所以慰九原之魂而爲久遠之計者也是用焦念夙夜靡寧稟諸伯嫂遂及門族新卜眞

原坐子向午盖去先考妣塋域僅數十步異麓而相望此實兄平日之志也伏惟尊靈鑑此誠意不震不驚相我後嗣嗚呼重泉侍從其樂融融死者然矣生者曷從單杯告辭長痛欲絶嗚呼哀哉

祭仲兄洸馬公文 壬子

嗚呼哀哉兄之至此余之罪也兄能活我於萬死之中而余不能救兄於一旬之內使兄客寄京邸積憂焦心加以飮食過時起居失宜以至於一朝病發而不可爲則無非余之積惡無狀得罪於天地神明者有以致之咎實在余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兄天性孝友絕出等夷家庭之間人無異言至於待朋友以信處鄉黨以禮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有濟物利人之志有忘身殉國之意有九死不變之節操有千仞壁立之氣像有其材足以剸盤錯有其識足以辨薰蕕而又能深藏若虛不自表襮羣居休休而人不測其涯涘此則兄之素行固已質之神明無待於余之贅說也嗚呼余與兄爲兄弟於世三十有一年矣自孩提至於成立無時無日而不相隨其處焉余賦性褊急往往或不能承兄意而兄處之怡然惟一日相離則思思而不見則相愛之情形於往來

晝夜之間者皆鵠然可惻他人見之尚且感動余雖
無狀其何忍忘之其何忍忘之至今年春意外不測
之變出於夢寐之所不到兄間關千里隨我西行晝
夜驅馳寢食俱廢至竹州境上舊患痔瘡之症挾勞
復發上下馬必待人扶持余再三强勸事已至此同
去何益請少留調數日從容入京未晩也兄頓足揮
淚曰此何言此何言我雖氣力不逮死於道路實所
甘心今何忍使汝獨去而不及見於入獄之日乎及
到漢江天日未明相與握手大痛只以余且入城卽
死不復相見爲永訣豈知余尚蒙 恩得延視息而

兄之微恙遽至於此使余終抱無涯之痛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兄病雖出於積月焦煎之餘而初發不甚爲醫者調理得宜則庶有可瘥之望而余旣惡極誠薄不能感動鬼神雖賴在朝尊老遣醫送藥前後相望而到今追思深恐所得非良醫所用非良劑種種不幸皆余之罪幽明此痛極地窮天余有何顔復立於世余與兄皆無男子只有伯兄之子又未長成先父母祭祀之託其他大小緊關料理之事皆萃余一身余若又死則一家日後之憂將有所不可言者玆用黽勉飮食以苟活爲心豈復有一毫人世念耶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兄逝之翌日夢見兄與伯兄皆
被黑袍曳黑屐紗帽角帶樂工十餘人先後作樂聲
戛金石乘雲御風而去余瞻望不及竚立以泣兄顧
謂余曰早晩當相見勿以爲念也嗚呼兄與伯兄友
愛浚隆兄弟三人常時每以生時一處死後一處不
暫相離爲言想今聚會於冥冥之中至樂陶陶而孑
孑人間攀號而莫及者只有無狀之一弟耳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兄有一女而嫂氏承兄遺意不欲託兄
祀於外孫之家將取從兄之子爲嗣余方與二從兄
及一二同志謀所以爲兄久遠之計庶不孫平生之

願而但以欲取其長事勢相碍欲取其少長養爲難
向日余之病卧於上雋山也兄之夢告於余者不知
果兄之意耶兄若果有是意則何不再夢於余或夢
於嫂氏使之釋然以定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兄之
與我恩爲骨肉義猶師生而又有終始全活之恩昔
鄧伯道棄其兒而存弟嗣弟子綏服喪三年以報之
君子以爲合禮今兄之所遭視伯道尤難而積憂腐
心終至喪命則又伯道之所無也余雖頑愚不即從
死以殉而三年之內誓不食肉聽樂不與人宴飮略
如古人所謂心喪之制不知幽明之中亦能鑑此微

誠否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余本多病常時已不及人又此失兒之後心氣益傷精神益虛往往如癡如醉不省人事兒亡已五月而猶疑兒之或出遠處庶幾復還今日不來則望來日今月不來則望來月日暮如有所待出門如有所見雖朝夕號痛而猶未覺兒之亡也雖親賓來慰而猶未信兒之沒也豈其哀過喪心發狂至此耶近月來元氣漸薾如年老垂盡之人呼吸短促行步無力以理推之蓋亦難久於世死而有相從之道則不久見於地下如其不然則吾與兒從此訣矣茫茫天地會合無期煢孑人間余將安

歸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誌銘

令人宋氏墓誌銘

令人姓宋氏陜川冶爐縣人宋爲我東大姓而出冶爐者尤著而逹高麗時有諱孟英官至諫議大夫自是冠冕不絶代有聞人至諱構入我 朝爲嘉靖大夫京畿監司生諱吉昌冶城君開城府尹生諱千佑判決事生諱守謙鎭岑縣監生諱紹司醞署直長生諱邦賢忠武衛副司直寔令人高祖曾祖祖諱希奎通政大夫尚州牧使祖諱鉉成均館學諭考諱惟愼中

直大夫禮賓寺副正姚順天康氏學生順成之女以嘉靖己未十一月癸巳生令人稟性端肅閨範夙著幼鞠於祖母朴氏在朴氏之側十餘年和愉敬愼如一日未嘗有忤及笄歸吾堂兄察訪公承夫子以順敬舅姑無違命生事死祭盡其禮處兄弟娣姒之間柔順和悅久而彌敦與隣里宗族和而有節文子女慈而教婢僕嚴而有恩家庭雍睦上下化之壬辰倭亂副正公在善山遇害康夫人獨以身免竄伏飢渴令人聞之日夜號痛募得數健僕昏夜潛行穿賊中尋覓迎致而忠養之其他親屬之無託者皆率以歸

盡心撫恤累年不懈宋氏無嗣之不盡廢滅迄今保
有其鄉井承奉其祭祀者皆令人之德也善之人多
道之者萬曆癸卯察訪公沒令人哀毀過禮自是恒
抱羸瘵之疾至天啓癸亥二月辛未終享年六十五
其年十二月丁酉祔葬于察訪公之墓蓋距察訪公
之葬二十有一年有二男一女長元直先娶縣監安
聃壽之女後娶士人權曉之女皆無子女次元方早
娶女士人權尚賢生一男軾四女幼嗚呼杉之不肖
幼失所恃伯父謙菴府君時取而撫養之令人方以
冢婦承宗事待杉兄弟恩禮有加視如同氣顧杉無

狀無以報德於萬一今日之託不可以不文辭謹敍
元狀次其櫝槩而繼之以銘銘曰
蟬聯茂族篤生貞淑表裏如結君子友之中饋 儀
室家是宜何德之全而命之偏獨不遐年我銘其實
納于幽宅永世是式

行狀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權公行狀 壬戌

公諱采字公亮安東人高麗大匡亞父功臣太師諱
幸之後也權氏自太師而下代有聞人珪組相望世
數巨閥而權氏必居首其在我 朝有諱琨宣略將

軍龍驤衛副護軍 贈吏曹判書生諱士彬成均生
員 贈議政府左賛成生諱橃官至議政府右賛成
後 贈領議政謚忠定貞忠大節亘宇宙揭綱常而
謫終遐方不克大施委祉于後世濟其美寔公之祖
考也考諱東美司憲府監察恪謹奉公所至有聲蹟
妣晉州柳氏學生諱義之女以嘉靖丁巳八月二十
一日生公公生而秀異監察公又能教之以義方及
長雄偉不羣無世俗鄙猥之態有世家子弟之風事
親孝祭祀謹友於兄弟而篤於宗族待僮僕嚴而有
恩與人交不設畦畛客至必置酒歡如也乙酉春丁

外憂廬墓終三年足不踐私室鄉黨稱之壬辰之亂
八路兵燹獨公之居隣於山地僻稍安流民來集者
日以百數至則無所仰哺枕籍而死者相望也公見
而憐之爲饘粥以救之全活者甚衆癸巳 天兵南
下 朝廷以糧餉爲憂許令中外士民入粟拜官遂
授公朝散大夫軍資監副正丁酉冬又拜義興縣監
不赴戊戌春超授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或賀之
公曰無功而受賞濫也以財而發身恥也濫且恥其
敢以章服自榮於是頂不玉腰不紅車馬衣服無改
舊以終其世焉蓋公天資近道常時雖不讀書爲文

而其制行之美往往皆此類也萬曆己亥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三是年冬葬于奉化縣酉谷坐辛向乙之原從先兆也公先配廣州李氏忠義衛諱善慶之女無後再娶永陽李氏將仕郎諱光承之女判中樞府事孝節公諱賢輔之曾孫也生三男二女男長尚賢次尚信次尚節皆業儒女長適進士柳袗次適李長茂尚賢娶察訪柳祿之女生一男軾四女皆幼尚信娶郡守金友益之女有三子尚節娶牧使琴愷之女有二子一女柳袗有一子千之八女士人金時敏中嵩考琴處謙其婿也餘幼曾孫男

女又若干人公之没也葬不誌封不碣今二十有餘年矣歲月旣久影響寖微諸孫等懼夫懿行碩德湮没而無傳將以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而請爲誌若銘焉以衫入公之門最先可知公實蹟使最其大致爲草記余惟無狀受恩深重義不可以鄙拙辭謹次其世系而錄其梗槩如右庶幾秉筆者有所考云爾

遺事

正字金公 延祖 遺事

丙午歲先君子在西美洞公與孫等兄弟共棲中堂寺逐日往來受資治通鑑綱目寺在山之最高頂

洞甚遠而公挾冊徒步數月不怠先君子每稱之曰
此子穎敏嗜學今日後生中鮮有其比
公有彊毅不屈之志而補之以學問有清高獨出之
操而濟之以和平色溫氣烈智圓行方平居與人相
對終日靜默若無所可否而及至遇事敢爲勇往直
前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世俗營爲計較之私無一動
於其中與吾仲氏洗馬公志同道合交契最密其言
論處事雖不相謀議而必與之符合人皆以遠大期
之不幸壬子歲仲氏以憂卒于京翌年癸丑公又下
世所謂鄧林之材未成棟樑而遽折於風霜可勝痛

哉
公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苟爲善雖傭丐之賤好之如
芝蘭苟爲不善雖趙孟之勢絶之如仇讎然其水鏡
無私權尺必審溢美已甚之言未嘗出於口
公常於行役中路逢旌閭則必下馬致敬而過人或
言其太勞煩公曰中心自然感動不得不爾也
安東鄉校婢子素有女色本府士子多未免爲其所
汚公嘗遊黌舍適如厠有一女子從牆外投木實以
挑之公知其爲校婢卽捽致庭下杖而數之其後溪
巖金公聞之曰我自不犯而已何至於是乎公弟鶴

沙公曰溪巖言固好然先兄之所以如此處置者蓋以激勵士風也

公年十七從參判公山陰任所始受易於翼軒吳公吳公素以文行鳴於南見公儀表玉立才學超詣固已心愛之嘗語人曰吾嘗與諸學子講學盤石上坐地傾側且無氈席人皆不安其坐而獨金君終日危坐不少見其欹側困倦之態其志操堅固有如是矣

癸丑秋公在城山精舍余往訪之時公病已革氣息奄奄而猶能自力整冠巾端坐斂形談話移日不少見其憂怖辛苦之態余暗暗稱奇退而歎曰今人乎

居不無以禮自勉者及至臨死之時憂愁恐怯失其常度者滔滔是也今公以未三十之年遇不可堪之疾刺割痛毒朝暮且絕而心定氣隨臨凶若吉苟非學問之力充積於中深達死生之理者能如是乎

伯仲兩兄遺事

伯氏天性穎悟於書無不通雖天文地理陰陽卜筮醫藥算數之說無不精思力究不假師承而尤邃於性理之學凡經傳所載微辭奧旨他人之口講心惟竆日終年而不能解者公一見便瞭然如燭照縷析而平居未嘗輕與人言之故人亦鮮有知之者家又

甚貧妻子不免飢寒而處之晏如也世俗營爲計較之私不但不出之於口而已先君子嘗稱之曰吾兒清苦雅潔略似公勵而識量過之公勵完平李相國元翼字也

伯氏端靜簡默色温而氣和外柔順而內剛決行又修飭終日端坐一事不妄作雖一家之人未嘗見其有惰容戲動拜長水道察訪入都吏卒從之未有號令拖爲而擧皆信慕畏服無一人犯罪者還道疾甚未赴官而卒驛民聞者皆流涕爭輸米布以賻之其德感人之速如此

伯氏有經濟之才嘗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自期而人莫之許獨余以爲信然公嘗謂余曰世無知我者惟汝知我而亦未盡也不幸短命抱才不售而卒每思之慘怛不但爲同己之情而已嗚呼痛哉卒時年二十八

仲氏彊毅峻整公明仁恕有毅然難犯之色而濟之以和平有確乎不拔之志而輔之以學問見人之善雖在儒丐之微好之如芝蘭聞人之惡雖在趙孟之勢絕之如仇讎以故一時名流皆樂與之遊而忌嫉者亦且不少年三十三卒于京師公之友金正字[illegible]

祖孝錫以詩哭之曰滿袖淸風灑雪霜一團和氣在
中央庶幾能形容實蹟云

壬子日錄

壬子正月大朔丙申疾益苦晨行茶禮于祠堂仲氏止余勿參余以元日非他日比強起參祭氣憊幾不支祭畢扶曳入室

二月小朔丙寅二十一日仲氏來見且曰聞海西有逆變昨日金吾郎來本府求逆黨不得而去余問逆魁爲誰曰不知也又問此府所云逆黨者誰曰聞是白姓人而不知其名也遂相與痛歎曰 聖明在上何物狗鼠輩敢生逆天之計而若道吾州亦有兇徒則又

一府士民之辱也○二十五日晨出內庭看盆梅外
庭看地黃還入室梳頭將盥洗左手已入水右手未
及濡而適見案上有漢書一冊自潤舍來以右手披
之見陳湯傳愛其記事有法耽玩移時女奴奔告曰
安東府使來矣余急手揮洗且曰府伯若來府吏何
不前期相告女奴復入曰非府使乃判官姓黃名廷稷南原人
余念判官未嘗知我何以來見急着網巾巾左環絕
不暇易以長纓結之披衣納靴而出見判官當門立
有拿將一人著半臂黑衣排內門直入見余出少退
立庭隅目余甚倨余怪之而不敢問疾趨拜判官判

官但拱手略俯而不爲禮余引入坐於堂上破牕弊
席塵埃滿牀余拜謝曰家有病憂不卽出拜致使高
軒久立於外而室又汚陋有辱尊威惶恐惶恐判官
不答但曰子是生員乎(蓋逆魁誤余爲生員故也)對曰民是柳某
判官曰金吾郎來矣余猶不悟問金吾郎何以來判
官曰子不聞海西逆賊之變耶余方始大驚曰然則
余亦出於賊口乎判官曰然卽以扇揮之曰出旣出
拿將捉臂下庭擧家號哭聲震內外余脫冠付女奴
而言曰入告于內使勿驚動○拿將以布巾繫余頸
已而府人攜鐵索至更加繫縲而縛於柱判官曰定

厥心無動余曰事已至此雖動柰何但念民之家世
受 國厚恩雖愚魯無狀亦賴平日父師之教庶幾
得免於悖逆而一朝負如此惡名將無以見亡父於
地下至寃窮天此外死生非所念也○余告拿將曰
余之此行死生未可知雖幸不死還期必遠願得一
至家廟以辭拿將厲聲曰不可○柳哨官及清之來
哨官急趨抱余曰定心定心余曰本非有動當如何
定哨官又問欲何言余曰願辭家廟而拿將不聽欲
更請於判官而不敢耳哨官曰吾欲陳請如何余曰
遽出言而彼不從則後難更請姑徐之以觀勢又呼

清之曰都事若來豈容少留君可入內速治行具硯匣中筆墨皆斷而小之使可入吾所佩囊中而箋筒有常紙一束出而付奴子吾將入京而用之矣判官聞之又以白紙一束助之且惠薏苡清蜜各數升余拱手謝因請就辭祠堂不應又請又不應余哀告曰城主之不許者豈疑余逃乎天日在上萬無是事若相疑請與拏將同去判官方始首肯目拏將曰去拏將執鐵索隨之余加冠於首拱手徐行小奚持仲氏書來示(未聞變前所書)余行且觀拏將熟視久之曰異哉此人觀其容顏舉止必是賢者何故乃有此事至家

廟拿將放余獨入余伏地哀號久之再拜而出○至舊所立處府人傳呼都事至姓梁名克選全州人判官具朝服入牆內避之都事與判官爲禮畢問余曰曾與金百誠有舊乎余曰不審所謂百誠者何人都事曰是今逆賊之魁而文官金直哉之子也余曰直哉之名因其凶悖之行而得聞之矣曰百誠則不知乎余默思自少往來京洛或於試場中往往有不解面目不知姓名之人來見而去雖余不知此賊而此賊或嘗見余則今以不知對恐有後悔乃曰精神昏塞徐當細思○都事召府吏權日遵書狀 啓略曰臣馳到安

東府密問于府使臣趙存世罪人柳某在府西六十里之地臣與判官臣黃廷稷同往收捕又曰罪人柳某以闔家時病時方苦痛若刻日驅馳必死道路故不得已問間救療以去云云余見罪人二字仰天潛痛曰天乎余其以此名死乎頑愚輕妄最出人下行年三十無一善狀若執此爲罪雖死甘心而此名之加於此身實夢寐所不到皇天有知顧賜昭鑑○仲氏在霽谷聞變疾驅至持余痛哭余亦泣○仲氏請見都事不許已而入房中召仲氏謂曰可令進士暫入與妻子訣判官驚曰若爾必逃奈何都事曰此豈

逃走苟活人耶仲氏出以都事言告余余曰若祠廟
則不可不辭而行故向吾苦爲之請至於妻子雖不
見亦可何必入去耶不從○都事曰取枷杻加之府
人施枷杻又欲施足鎖都事曰去之府人擁上馬軍
人圍繞而去拿將騎馬在後仲氏柳奉事及淸之又
次第騎馬而從都事最後○時親舊之來見者柳僉
知年八十二扶杖而來入判官前號而視手曰此何事此何事權洞丈父子安丈
誼柳丈希賢安丈民彥兄弟君見叔尚彥丈光美子
安柳錄事柳容安啓而高叔台鼎台福高信厚金丈
仲元朴生員櫓柳守渭皆流涕爲別而光美尚彥君

見叔子安泣下最多余皆謝之曰遠來相送厚意難忘河回洞中又出絲布二十餘疋分給書吏拿將元之在壽谷聞變號哭乞隨仲氏仲氏不許至是潛步獨來比至余已上馬出矣追望痛哭而余不知○過泉塘權直長又追至執手而言曰天公在上豈有他慮惟望道路珍重將踰大峴李玉汝金琄走馬來見至道陽柳奉事還○夕抵天竺伯明仲明二兒自武夷至全性之亦來性之與都事舊入見問之都事曰無憂此人不死向見其親舊奴僕左右立如林莫不號泣失聲吾亦爲之出涕而此人終始色不變及與洗馬遇雖泣而亦不聲

非有守能之乎○夜入獄仲氏二表兄性之淸之皆隨相與坐而待朝仲明兄索枕勸余睡余倒身而臥甘寢數食頃○二表兄得緜布五端遺書吏拿將○二十六日曉別二表兄性之淸之上馬而行是日死生之念交戰於中以理制之而不克至晃遷心忽自念曰我苟無罪斧鉞何懼意思一時平了遂終日不復撓○至閭慶禨禮哭迎于道自柳川聞而來姊氏又從門隙望見涕泣趙兄姊兄趙公禝時爲本倅出慰曰有動乎余曰臨事不動豈是易事然事已至此無可柰何秪得順之而已趙兄曰勉之平日讀書將何用乎都事令余

八訣姊氏余曰雖見何益見而心惡不如不見遂詠
韓昌黎詩病妹卧牀褥分知陽明幽悲歎而去○仲
氏馬不能行趙公以官馬代踰嶺又以緜布遺書吏
拿將而姊氏又遺拿將紬衣一留櫂後使收合養馱糧資來○宿
安保驛有延豐官婢持菉豆粥來慰曰勿憂不生還
天道豈無知乎○二十七日雞鳴選健步者隨襥先
往京師○曉發至丹月驛忠原軍來迎其號爲都將
者窘余甚將渡㺚川其人大呌曰軍士扶持罪人無
使墜水死行未數里其人墜馬幾折項自是氣沮不
敢出聲○暮至一村已昏黑余與從者皆病仲氏密

召書吏請以留宿之意告于都事吏不可曰向來天竺吾勸止宿都事至今追咎不已難可復請矣都事以豆昏和寮作塊使遺以救飢夜半至竹州入投人家兩脚酸軟不能動主人男婦皆出見之相謂曰此人不治吾輩今夜可安寢矣豈如昨日忠州兩班達夜號哭吾輩亦對泣不能寐乎○二十八日病不能騎請於都事縛木爲牀仍臥其上而令軍人荷之軍人厭甚一人呼曰屍軀太重矣一人復曰問有何人出路眞邪余自傷不能騎馬而爲彼所惡如此遂復扶曳登馬至陽智縣有人自稱柳尙之從兄與其友來見○遇張上舍

悌元馬上揖余曰休憂昨日李都憲極陳逆獄辭連之人太半無罪 上卽命獄官審覩囚人檢察飮食勿使飢餓云○至龍仁主倅尹公是勇携酒出見余謝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然他人聞之得無爲累尹公曰平日相知之人過門何忍不見○仲氏素羸弱至是委頓不能行上下馬必待人扶余泣告雖去奚益願少止息從容入城未晩也仲氏揮淚曰將使余不得見汝入獄之時子遂兄弟相持而泣主人見者皆泣曰天豈無知他日蒙 恩更來相見○至板橋村夜已深使炬火前導將徹夜入城至良才驛馬不

出少留褋先發而馬不進遇余於此同入城將作書留訣妻兒仲氏泣奪筆余請再三不許余曰吾之生死非决於此書吾若不死則此書雖作不爲害不然吾恐後日兄必悔之曰恨余禁其書使不得一言而死矣仲氏復泣而授筆每恨其時不料仲氏之過傷而妄爲此等語致使積憂焦心一朝病發而不可救至今思之無一言不爲悔無一事不爲罪余念若使仲氏見書中語必大傷其意俟其旣睡而書之書略曰死生禍福無非命也亦復柰何但念稚兒滿室而皆非嗣續之人家又屢空糟糠不厭死者已矣不知生者將如何耳須體余此意毋過毁以傷生惟以奉祭祀慈孫幼爲心且待仲氏後日生男子取一人爲嗣使後事得有依賴自餘凡事悉依仲氏所命切勿違矣可也書畢重封以授趙元曰愼藏之待余死後納于汝

內主且曰余雖無恩德於汝亦無惡毒於汝兇事內主勿以我死而懷二心趙元泣曰不敢時加同韋卜馬後手卜囨嗟呼不應又欲作書寄元之不果仲紙將書恐元之稺弱見而傷心不果○二十九日至漢江天尚未明星河動搖櫓聲雅軋余右手持仲氏左手持襍相訣曰過此不復見矣一家之望專在於兄千萬自愛毋徒以我爲念又曰余之骸骨兄必不忍棄之於他鄉願歸葬於先父母之側他日有子又爲余立後勿使爲無主之魂仲氏叩膺哀號咽不能聲余收淚起曰我則已矣爲之何哉願無過哀以至於傷旣出船仲氏與襍又號泣而隨之

復相持坐沙中良久嗚咽而別當是時余之自悲與人之悲余者皆以余爲死而仲氏固無慭矣夫豈有一毫憂念而昊天不弔酷禍橫生秪今使罪戾餘喘獨抱窮天極地之痛古今天下寧有此事哉余又見都事而謝曰吾知公長者也今死矣無以報厚意及上馬拿將從後以大鞭促之疾行如過鳥至崇禮門外天色始明回望仲氏已不可見矣○到義禁府下馬拿將曰坐就墻北陽坐見守門者甚衆問曰這箇是某爺之子乎聚觀之且曰豈有某爺之子而肎從逆亂者哉余聞言悲咽俄有一吏持帖文出謂拿將可持此送柳某付與獄拿將問其故吏曰昨日都事狀 啓至大臣以某病癘不

可入　殿庭請付典獄隨後鞫問　啓入依允矣○拿將復扶余上馬逶迤投北去二里許至典獄有一卒當門立（此是獄官出入之門復有門方是獄門）赤眼而獰巨口而斜狀貌陋惡語聲陰凶（後聞其名希光本以良民利其斬殺重囚而掠取衣服自願爲獄奴三十餘年斬人不可勝數形貌亦隨而變閭里小兒皆賤惡之罵詈人必曰希光之子）急問是何罪人從那裏來拿將以帖文示之卽放之入見獄官坐於堂上跽余庭下脫小枷而更加大枷長與身齊廣數尺重不可舉僅以手扶之而起一舉足三五休將入獄門復有一卒追問曰得無佩刀及囊乎余曰秖佩藥囊而無他物其人曰無敢或諱覺則誅

矣余曰實非虛辭何爲相逼其人手執余裾而奪其
囊盡取筆墨胡椒清心蘇合元等藥而去○入獄見
囚者無數二十餘百七人有加杻者有藁索繫頸者有兩脚
折而不能行者足掌盡腐無十指者與夫殘形毀體
流血臭穢者不可勝記其間不枷不索而相與言語
者又半之見余環聚而問曰觀子容顔必非常人何
故至於斯余垂首不答俄有人從獄門外呼新入罪
人出余不測復以手扶枷而出見向之掠吾物者脫
冠解衣而伏於庭一人執杖立其左獄官數之曰汝
以獄卒不告於我而奪囚人所持之物況濫若此何

所逃罪其人不服曰吾非掠物以利吾身自昔囚人例不堪苦往往伏劒仰藥而死故吾爲此懼掇取其藥物非有意刼奪也獄官曰設使果是毒藥汝豈可不告於我而擅行刼掠況此清心蘇合胡椒筆墨豈是死藥而汝敢如是耶其人無以對獄官曰今姑赦汝後勿如是其人歛衣向長房（在堂東四人罪輕且爲獄官所知者則置于此）言曰邊丞（俗號書吏曰邊丞）告余幾得罪後日當相見也即見房中有脫笠者應聲曰欲見便見吾豈懼汝且彼兩班雖不幸至此豈汝所可侮弄之人而若是悖慢耶聞其言蓋是訴其事於官者余念獄卒之侵凌例

也不足爲恨但未知此是何人不曾與我相識而乃能爲此事○獄官復以其筆墨椒藥還余余負重枷艱步而入因人爭問何故旣出而復入乎余猶不應又問余所居地不已余曰居慶尚道安東因人曰獄中亦有安東人願見乎曰願見卽見一人向屋後去已而得安東人來衣額極陋直前蹲踞而問曰子居安東何地曰豊山又問豊山何村曰河回其人不語左右視旁人問知乎曰不知卽去○頃之有二人開門同入一人幘而不笠卽向之房內坐者其一則掠物的卒也脫笠者望見余呼曰解彼枷杻旁人相顧

不應脫笠者疾步而來手自解枷曰人間安有如此事乎又曰公不知我乎余然後始覺乃戶曹書吏邊克明也克明自少吏役戶曹嘗得罪出亡爲僧先君子在相位時以其有幹事材使率僧人作國東門炮樓克明因長髮復爲吏余不見十年矣余問汝亦何以在此對曰以非罪入獄已數月矣適在長房見進士著枷入獄又爲小卒所困心切痛傷之旣訴于官又此來謁矣又曰進士亦入此獄吾等之事不足恨也遂勸余同入一問獄中有室三處南曰一間北曰二間又其東曰三間每間可容百許人坐余於廳上廳築土爲之高尺許見罪人列坐其中而首坐者稱行首克明指余謂行首曰願借子坐暫許休息行首不應已

而有呼官命邊丞出克明出座中人皆數顧余似若欲言而未能余但俯首而已有一童子自外入目余謂座中人曰聞此人是能文爲壯元生員而併進士云矣（童子蓋獄卒之子余只進士而兒云者誤聞也）座中聞之始問那裏人也余曰居安東又問何以來余曰若是無罪豈到于此〇已而克明復入謂行首曰願少虛座俾得安歇尚爾未那行首曰審此何人克明曰此是豐原府院君第三子進士壯元郎也皆驚曰然則何以來克明具述其事行首悽然曰吾昔登武科以軍官陪侍大監於闕西七日今日此心豈同他人遂以座讓之余

不肎曰何地不可坐行首亦不肎坐遂虛其座坐中
有僉知吳謙者大丘人爲余涕淚久之○克明旣出
向掠物的卒又傍余坐足而坐手叩余背曰君有某
物可給我余恐被侵辱乃曰卜馬不來來則與之其
人曰毋負遂去行首等謂余曰凡此獄卒一月相遞
若過今夕渠何能爲願且無與卽與與少無與多余
曰旣已言之不可改也及翌日卜馬至遂告仲氏而
與之其人來謝○伯姊使長甥迎余漢江不遇至是
仲氏留止獄門外獄卒環福家二甥皆來姊氏又送
女奴持粥見余獄中仍留門外以備晨夕之饋○全

守來見全守掌隷院吏也又爲議政府會侍先君子四十餘年亂離之際終始不去於側伏地痛哭余慰之行首等皆起曰全丞上全守曰進士在此吾何敢上余曰上全守再三固辭而後上余問獄事如何對曰下人不敢知然天若有知豈使進士死乎必無他憂○孝元正伯到門外以書入問之○宋同年民古來門外問之○時市民之在獄中者亦多挐來慰余曰先大監有大功於國有大德於民天豈不使保其子耶又曰吾等小民受大監生活之恩與天無際今如可贖公命雖百身無惜矣余悲感涕淚行首等相戒曰勿復提舉大監傷進士心○全守

攜酒來其前有典獄刑房(吏之主獄刑者)醉酒來因人皆奔走迎拜或有隱匿避之者余獨臥不動其人解冠覆面而臥鼾睡聲如雷全守見而大怒責之曰汝亦小吏何敢如是觀此座上皆是兩班孰有不如汝者況此進士是某大監之俶子汝何敢無禮如是且汝亦嘗隨余踰嶺謁大監於河上獨不思舊日之恩乎刑房方始驚起向余拜謝曰我實不知惶惶恐恐仍呼行首安在行首自外趨入跪刑房曰汝等陪侍進士無敢違忤行首曰唯全守進酒最先屬余及當至宣傳官(時宣傳官金以觀亦以逆賊妻族逮繫于此)宣傳官恐懼不敢曰座

有刑房吾何敢先刑房遽前執爵曰今日知爲獄吏之貴乃能先宣傳官飮酒○獄官每朝暮出罪人於庭而閱之名曰監獄余以病行首告於獄官獨不出○夜聞歌哭聲四起歌罷必哭哭止又歌與夫呻吟歎吁之音徹夜皆曰天乎我無罪今我若死父母何依妻子何歸聞之傷感達朝不能寐雖有金肝鐵腸到此亦不能不爲之動也○許都事縫送拏將問安否時爲禁府都事

三月大私安丈益邵來門外問之時以科擧入京余以此時書名出入非空告仲氏此後來者皆自外待之勿復

通于我書吏徐誠宋義信來門外問之皆政府舊吏○余見囚人太半飢餓每到食時環聚而坐咸有欲飯之心余不忍獨食分其半以與之不足又加炊以分之有忠義李益謙者豐基人飢困尤甚余哀其爲士族且以同道之故撫之加厚又召前日所遇安東人以乾魚一器遺之○二日獄奉事洪穩密使囚人尹希輸問安未洪郎寧原君之子寧原與先君子爲道義之交甚密內禁衛李義長來見○三日刑吏來言政院召獄官問柳某病如何官以少愈愬對今將拿鞫都事必來須備杻枷以待之政院恐余或死問之而獄吏不知以爲將拿鞫仲氏與禥及李甥請於獄官

入見○日暮都事不來有一囚人賀曰俗以今日不刹於獄訟公今幸免矣夕爲酒饌以饋囚人（行首等以今日是節日令囚人之有家眷者各備酒饌而獨不言於余余告仲氏優備以饋而已不與焉囚人等達夜甘飲而止）○五日余既著枷行千里入獄又脾惡不食病勢猝危項臂皆浮行首等相與議曰病勢如此若又著枷入　殿庭必死遂因監獄告曰柳某病重將死獄官大驚急召月令視之（獄吏之知醫術以救囚人病者號月令）又奔告于推鞫廳諸大臣及承旨聞之皆召月令問曰汝觀病勢當死不當死對曰病有既死而復蘇者亦有不危而遽亡者難可逆知也皆曰盡心救之且語獄

中人無使侵暴如他人○聞家屬來忠州○六日漢陰相公送清心元五丸于仲氏以救病○仲氏襆入見而去○七日大臣以柳某病重 啓 命解枷杻拘留○聞清之齊甫檜高信厚來○九日余自入獄吳僉知每慰之曰須休憂不久當出矣余問其故曰吾有一奇事從當言之至是密告余曰向在丁酉歲有表弟業武爲兵使成允文軍官不勝侵暴之苦與同僚牙兵等逃走兵使令本官收捕以送至則縛於庭下以次斫頭凡三十六人死者已七人而吾弟又當次矣吾時在門外望見涕泣而無如之何忽有人

忽呼體察使至矣（時先君子以體察使隨天兵來）兵使惶忙束帶而
出迎門外禮甚肅及體府就館兵使猶不敢退坐外
舍以俟命余直入體府所坐堂下泣訴其事體府遂
進兵使而問其狀兵使對曰此不盡誅無以爲法體
府怒曰汝以主將不恤士卒旣使離散而又加刑戮
可乎遂以鐵索繫兵使於庭又呼軍官盡取其人移
囚慶州後日行至慶州親自訊問而悉放之其人等
生還到家思欲報德而無路但與妻孥每日向天祝
手而已不幸吾弟死已數年矣向於進士入獄之前
夕夢見吾弟如平日余問自何來弟曰吾陪侍一士

人余問所謂士入者誰弟曰久當自知又問何以來
弟曰以癘疫來余畏之曰得無相累乎弟曰萬萬無
是理願勿疑惟善遇之當有後報余曰可留此幾日
曰不過十日當卽還矣余遂出門見人或騎或步多
至數十餘驚曰何若是多耶弟曰只是一人自餘皆
是陪侍者余遂迎接良久而覺乃一夢也私甚怪之
不知何故及見進士然後始知吾弟雖死爲鬼猶知
報恩爲之感泣而又以知進士之不久於此也○十
日　親鞫旣罷大司憲李爾瞻　啓曰罪人柳某是
故相臣某之子聞在典獄病重將死伏願別　賜恩

與不使死於獄中 上曰渠爲柳某之子則予亦聞
之矣但未知渠之爲人如何耳對曰聞渠亦守拙安
貧當初入獄之日都城士子無不嗟惜素非見信於
人何以如此判府事沈喜壽 啓曰聞市井小民初
聞柳某入獄莫不咨嗟涕泣夫柳某是一介年少儒
士安有使市民不忘之事而其所以咨嗟涕泣者柳
某之父某當危亂之際大有勳勞於國民到于今受
其賜故某之没也市民相聚哭之於其室今日之哀
柳某非特哀其無罪亦以不忘其父之恩故也臣久
欲陳達此意而不敢今爲爾瞻先發之實 國家之

福也判義禁朴承宗及在廷之臣又相繼陳之 天顔溫粹酬酢如響顧謂領議政李德馨曰將何以處之對曰臣亦量其無罪而不敢達姑爲保放待其病差後推問放之未晩（按漢陰救余之心豈後於他人此言亦出於爲吾慮至深且密而不幸事久不解遲延積月後日仲氏之沒實原於此痛哉○此事得於傳聞想多遺漏且有錯誤姑記以俟後）○十一日 傳曰罪人柳某姑爲保放待其病差推問旣出獄仲氏泣而迎謂曰何以報 聖恩乎人或勸余往射廳（伯姊家在射廳）或他處余以罪名猶在不可遠離獄門仲氏之意亦然遂留環福家（至今每恨某不能違去他處使仲氏費心膓之餘又久留獄門外死人日成積於前每出入過之必顰蹙掩面而行後日病發

之原未必不始於此追思痛裂無一事不是吾罪其忍言之哉○十二日孝元來訪
○十五日權尚儉護家屬來到射廳
按先生此錄有眞諺二本而眞本止此李公在
寬有飜諺一通詳悉可攷今截取以附于下以
見先生素憂行患之始終云爾
時獄事蔓延尚州鄭愚伏榮川金栢巖諸公相繼
被逮洗馬公焦心煎慮逐日不卸鞍就城內知舊
家採問事機朝出暮還日以爲常公憂悶屢請加
餐自愛且曰今已保放似有生道願下鄕調保頻
頻懇請而不惟不許言發輒垂淚五月初六日老

先生諱辰也宗家秖有年幼姪子洗馬公命庶弟下鄉參祀事公因請偕往調理答曰獄事漸有可慮之端雖得保放尚未知日後休咎遠離嶺外不以時聞報寧可一日耐遣乎因泣涕如雨至諱日相對悲慟其夕洗馬公有疾別無痛處而症勢難名問諸醫家諸宰亦送藥物百般治療而不效所館近獄妨於調病屢請移往十一日始往妹氏家自是候問絡繹皆言日漸向差公雖未往拜頗以爲慰十七日夕庶弟某來言洗馬公頗向差境別無所痛而但精神惝怳或有不省人事時公大驚

卽欲往候而罷名尚在畏法不敢終日涕泣正字
洪公鎬及金公以性都事閔公某相繼來見公泣
告其由諸公皆曰乘夜往候何妨其夜往候之洗
馬公病已劇公欲言而哽不能言少頃始定曰弟
來矣洗馬公不能省以喉中語微問爾爲誰公泣
曰兄不能省我耶答曰吾豈不省爾乎然而精神
昏眩實未省矣公心內如灼涕泣滂沱因問兄何
所痛答曰無所痛又問弟已蒙放兄若病愈當聯
鑣下鄕此則洗馬公所寤寐關念者雖迷昏不省
而喜聞之答曰果爾誠幸公待明而還夜又往候

數日後洗馬公病勢漸抵危篤公不暇顧法晝夜侍病五月二十六日洗馬公捐世時漢陰李相公連囑内局諸醫看症又以藥物陸續送救諸親舊亦多來問公拜懇諸醫泣請救活至於嘗糞驗差劇精誠之篤可貫金石而終未格天尚何言哉城中諸友皆出襚衣治喪無憾成殯未旬日洗馬公室内自鄉上來公始還保放所惟晨夕往參祭奠六月二十二日發引漢陰李相公發文通告老先生平日所厚諸人收合賻布洗馬公諸友亦各致賻通計百餘端又出壯奴擔行喪柩到豆毛浦船

津諸宰皆令公不見發引而至情所激不能自抑
往往悲哭送乃還午間有一醫來言判義禁命
審病答以無病其人纔歸又有人來傳判義禁言
聞病已瘳欲入　啓捧招公曰病差已久願速供
招其人乃曰竊審氣頗虛弱似未收拾就鞫庭恐
不能善招告判義禁待後如何公曰當初被逮死
生間卽有發落兄亦不死今者不幸兄以憂死而
罪名未勘不得護送喪柩不論死生今日願供招
其人曰然則來待西小門外其時庶弟及騎從皆
往發引所女僕以朝炊進悲痛不能食借騎于主

入腕冠去巾行過市中衆兒投瓦礫而辱之漢陰
李相公送人問安且曰吾亦念其久不決今將結
末爲慰抵西小門外拿將捽入金吾郎十餘人坐
遮日下使之跽加以重枷以鐵索鎖頸及脛俄有
人以饘粥進曰領議政坐依幕命送公將取飲
而右手杻械不得運以左手舉椀而枷橫頭下盡
瀉枷上其人從傍傾椀强飲數次乃止光海殿坐
西門内方鞫罪人日已西梢未時牌命推公衆拿
將舉枷挾身前牽後掣曳入第二門左右環立中
纔通路行百餘步抵第一門拿將自内捽入跽於

庭跪畢拿將以四稜杖一抱踰首投前然後捧招
光海坐榻上左右百官分伏宣傳官及禁軍佩劒
環立庭中問事郎等分東西立殿上高聲呼某奉
傳敎公更跪遂傳敎曰金百誠招辭內慶尚道安
東居生員某率其黨三十餘人聚會匠人打造軍
器將船運上來情狀旣露無敢隱諱直招且曰爾
密奉傳敎予公對以已知又曰同黨三十餘人軍
器打造須勿諱直招金吾郎二人立於庭連呼直
招公供曰矣身雖極卑賤世受 國恩向國之誠
異於凡民況矣身之父平日敎矣身不出忠孝二

字至於臨終作詩以戒矣身雖無狀亾父常時所教及臨終之戒在於耳目背此而有一毫凶逆之心何顏見亾父於地下亾父精靈其亦以矣身爲子乎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且念軍器非地產而鬼輸者矣身以窮寒一布衣打造船運者全不近似且逆賊金百鎰父子不但不見其面聲息亦所不及今人將謀細事尚不與不知者議况謀逆是何等事而與千里外不見面目者議乎此又萬萬無理第惟逆賊與矣身粗有瓜葛之分而悖惡之行不容於天地之間矣父平日視此賊如犬豕此賊

常惡矣父每有欲害之心至于今日必以未報矣
父之惡稔中於矣身也但念矣身持身不善又幸
捷巍科使此賊知矣身之姓名一朝出於其口上
以辱朝廷下以累公父尤極寃痛云云問事郎書
畢高聲讀且問無誤書否公對以無然後持進承
旨承旨詣 榻前啓讀光海聽罷云云而不得聞
問事郎呼令還下拿將曳出日暮後又命還推施
爲擧動與初同公入跪問事郎呼令解枷拿將解
之杖庭候命問事郎又呼某奉傳敎公起拜而跪
遂傳敎曰某故領議政某之子也其人以先朝大

臣有大勳於國家予不忍罪其子玆令放釋以慰其父泉下之靈公感泣四拜而出因乞騎留一日令奴勝伊負糧追及喪柩於水回村七月到家九月葬洗馬公

遊淸凉山日記

甲寅九月余自壽山訪金孝仲于五美洞談及古人遠遊之樂相與慨然而歎曰吾東方名山如妙香楓嶽皆以奇壯擅天下雄名而遠在千里外非宿眷可到獨淸凉山在吾府之境其淸眞秀麗可與妙香楓嶽相甲乙而且爲先賢遊歷之所山中一草一木皆

衣被昭回之光芬至今猶未沫此則妙香楓嶽所未有也盍亦相就而觀之遂理行具約以某日道烏川要取子竣以志會于陶山書院從子元之從十二日辞踰馬巖行未至烏川一里坐溪石上以書速子竣且戒僕夫今夕當宿退溪令齋糧者先已而子竣偕金上舍平甫丈至曰以志有李妹之喪余亦先諱迫近願少留陶山退溪之間待我祭後偕作勝遊不亦樂乎余曰秋山入覓佳境惱人不可一日淹也遂行繞百歩許登一小嶺望雲靄玉峯插出於東北間卽清凉諸峯也過汾川訪堯瑞丈（嬬之喪 叔也）小酌汾之東

有故孝節公李相國舊居公乃　中廟朝名臣也風流節行爲世所仰搆愛日堂於聾巖之下孝奉二親邑養無違汾川居者皆其裔也萬曆乙巳堂淪入水巖亦頹圮不可上矣夕抵陶山余自弱冠屢遊茲院是日行甚忙且聞邑儒聚會尤不欲入下馬過之而使小奚入探孝仲來未則孝仲已自川城至與山長金斯文澤龍施普對酌矣山長聞余過走人來曰願且止宿與金正字偕余不得已與元之旋馬就之舉酒累十觴是夜月色明甚孝仲謂山長曰自少往來玆院屢遊天淵臺四時之景略見之矣而獨未見月景請

出遊覽山長曰諾復携酒與看遊於天淵臺丹崖嶄然蒼松蔚然長江屈曲於其前大野紆餘於其外山水之美固足以大鳴吾東而非遇其人又孰從而發之哉天生我老先生進不得大有施設於當時退而講明正學於玆山之中使夫豊草茂林之地變爲絃誦禮義之鄕直與武夷雲谷頡頏於數百載之間則彼一時世道之不幸豈不爲玆山之大幸也與嗚呼盛哉周覽訖還入節友社坐良久宿立敎堂西夾室

十三日壬辰晨起謁廟晩發入退溪仰見崗巒秀麗先生墓在其上日晩行忙不得展拜但下馬致敬而過

度一嶺又轉而南一里許見有丹崖展屛綠水磨鏡楓錦沙雪恍若仙府相望指示而喜曰此非丹砂峽乎問諸刈禾者皆曰無有蓋丹砂之稱始於先生而居民貿貿只以舊名相傳故不知也因竊惟念昔壬戌冬先君子負笈陶山留數月受心經近思錄一日先生命遊丹砂峽出所騎馬與之於是與伯父牧使府君共騎一馬而去探討幽勝比還夜已分矣先生猶明燭獨坐遽命之入使誦其所得詩篇先君子晚年每爲孫言之如此不圖今日身履其地而目探其勝追懷遺迹不覺泫然遂下馬坐沙中四顧騁目則

崖始自東北展繞屈曲而南百步許又折而西最西
形勢尤奇高水即洛江之上流也發源於太白山下
過才山縣與春陽水合至清凉盤迴百折而來下此
如陶山汾村及余先廬皆此水邊誠乘一葉舟順流
而下則不過費數朝暮可泊玉淵矣岸之北地面平
衍沃土數百頃可田可廬爲隱居盤旋之所而自古
無隱者秖有編氓五六户以漁樵爲業問名而猶不
知況望知其勝乎解衣掛鞍沿江而步北上一里許
上馬又數里涉川見一瓦家在山麓名伯牛村有破
船閣岸不堪用未百步又涉川東循山腰石路幽險

不辨行迹余素聞孤山故琴惺齋精舍泉石甚佳屢於馬上談之且問路人今去孤山幾里孝仲曰近舍丹砂而遠取孤山古人之意未可知孤山雖好豈得與丹砂比竝乎余曰嘗聞溪先生品題亦以孤山爲優安知未見者之不如既見者乎俄而踰嶺北抵孤山見小亭翼然臨乎川上蓋新搆也孝仲疾鞭先登余追及之孤山峙其右綠水縈其左俯臨長江如素練橫鋪平對丹壁如畫屛高張秀麗明媚視丹砂又奇乎奇矣主人李士安具冠服出繼有小婢進山葡萄一盤相與咀嚼沃喉心骨皆寒琴公精舍在水北

無船不可渡只得隔水相望亦幽邃可愛但恨不與
石壁相對孫裵反衣無乃魯乎由孫山北行數里又
折而東得印石里其水石之勝雖或讓於丹砂孫山
而亦可賞更前數十步即清凉山洞口也仰見羣巒
雄拔峭峻如忠臣義士遇衰亂之世而特立不變因
誦溪先生清凉似伯夷之句爲之三復發歎也欲渡
迷津使壯奴先試水於上流得淺灘赤足跨馬而渡
洞門有古城基亂石縱横不知何年代也行二里許
山路危峻舍馬而步日已曛黑寸寸前進良久始達
蓮臺寺月出聳日峯清輝滿室靈籟生壑怳然如入

廣寒宮宿東上室僧一勳道山行曲折頗詳十四日
癸亥覓以書邀子峻登寺後石臺東西長而南北隘可
列坐而不可相對俯視絶壑不知其幾千丈仰見攢
峯亦不知其幾千丈陰風忽起萬竅齊號時看落葉
繽紛而下如衆烏投林周覽訖復就寺寺僧引余觀
三角牛畫在禪堂南壁外余問此何牛僧言其事甚
誕不可信果使有之要亦物之妖者烏足以是而誑
後人哉後聞寺下又有所謂三角墓者而不得往見
寺僧以我輩不信之而不以告歟可笑着芒鞋出寺
一勳前導有三麗緣木末或走或伏䠞踉萬狀元之

以石塊投之遂驚飛赴壑疾如蝙蝠僧曰此飛鼯也
翼在前脚卷則能行張則能飛東行數里許過地藏
殿守僧出山未還門閉不果入又百步許至古道庵
荒廢無人迹僧言六行長老嘗居此見性云歷普門
東躋又轉而南攀緣樹木十步九休上般若臺在金
塔峯之腰顯敞爽塏爲一山之勝南望祝融峯圓尖
高峻冠出諸峯之上上有舊宮闕遺址城池猶在云
西曰香爐蓮花高皆百千丈突兀撑拄其邑或翠或
白蒼藤古木縹緲掩靄可仰觀而不可攀壬辰之亂
寺僧將避兵於其上伐木爲梯僅至中層而終不得

上其頂云蓮花香爐之間又有石峯尖麗可愛而無名焉自西而北曰硯滴曰卓筆曰紫霄曰紫鸞紫鸞之下曰仙鶴卽蓮臺寺之後岡也仙鶴之東有擎日峯與金塔相連皆奇峻秀拔如玉筍亂抽稟然可敬也合內外丈人峯凡十二而二丈人蔽於蓮花不得望焉（按此峯名得於寺僧者如此而後見周愼齋遊山錄與此不同更詳之）又進十步許得聰明水飮數勺水在巖石間深數尺廣如之淸冽可愛世傳崔孤雲嘗飮此以養聰聰明之號始此云余謂孤雲負高才遭亂世不惟不遇於中國而亦不容於東土遂嘉遯物外隱身不出東人仰之如鳳

有指點而稱道之乎抑亦鄙惡而唾罵之乎不然將茫然泯然漫不省其誰某乎皆未可知也盍相與勉之哉至上下清凉道旁多楓林紅葉照人如行錦障之中可樂也奴元生隱身崖石間吹草笛其聲啁哳他時不堪聞是日頗寥亮草木振動是亦巖壑之勝助之然也所經寺刹皆荒廢不可息日暮復至般若臺少坐仍憶周愼齋遊賞時凡諸峯之冒以竺書荒昧之語者皆痛湔而釐改之獨此臺名因舊陋不改何也最後任參奉屹改之曰御風所臺前老松而書之未十數年不辨其迹名必待人而傳如是夫致遠

庵有臺曰瑶草羅漢堂有臺曰　亦皆往公所名
云下宿蓮臺東上室一勳戒幢祖一各出其所藏詩
有退溪先生首題者二洪鈙丞淵首題者一繼而和
之者如周愼齋金芝山具栢潭金鶴峯諸先生皆名
賢鉅公寶唾餘香襲人牙頰而祖一所持之軸有先
君子辛未歲所題詩爲之悲感出涕十五日尹促飯
將登硯滴峯一勳病使印行代之上眞佛庵歷下大
乘上大乘至文殊普賢皆無僧前後所歷諸刹凡二
十餘所而無一處有僧只見蓮臺三四髡地藏殿一
髡而已重巒疊嶂人煙隔絶而猶不見公家之役至

於秦寺遇道山僧如此村人可知噫大業有臺曰清風任公揆以驂鸞普賢有臺曰中臺任公援以喚仙皆白松而書之日久漫滅僅見其斧鑿痕而已普賢西壁又有老先生題名而不遇鄭寒岡風磨日炙將遂泯滅而不可尋惜哉自普賢繞絕壁抵夢想菴崖路險隘下臨不測攀緣膝行毛骨懍然季仲顧余曰我將書此遺子孫使後子孫之來此者勿復觀夢想及入菴又相與答僧曰崖路極危非知命者所可到爾何不早告我使我冒險至此乎因拍掌相笑少休題名記還中石棧出上元曉菴路尤危峻幾不可攀

又自元曉至滿月庵自滿月上白雲庵樹林陰翳仰不見天幽巖怪石步步益奇使印行求水不得摘山葡萄五味子雜嚥而救渴遂躋攀分寸屢憩得到紫霄峯東臺下千仞壁立凜然不可犯孝仲攀石角先登余心動不能上印行兩手扶護良久而後上謂孝仲曰人之為惡想亦如是初至臺下凜然如不可上久久習狃乃至於此孝仲笑曰從善如登則聞之矣未聞從惡如登也是日山嵐水靄澒洞迷茫眼力所及不出於數百里之外北見文殊太白小白三山浮空積翠環繞一方而西南諸山皆伏在眼底其中穹

隆秀出可髣髴其面目者天燈也鶴駕也醴泉之山城也尚州之甲長也大丘之八公也其餘陵陀崷峋高低屈曲如蟻垤者如海波者如牛伏而馬行者如蛇盤而虎蹲者雖巧曆不能究其數工畫不能狀其妙也臺上有疊石數層高丈餘孝仲脫屣而登曰不登此石無以盡大觀印行急呼止之曰石搖石搖孝仲慌忙還下以手搖之不動大笑曰僧人誑我矣遂下臺迤西過卓筆峯上硯滴峯所到愈高所見愈遠初自蓮臺而望則見仙鶴峯縹緲於雲霄間及登此峯俯視仙鶴僅若拳石之在瓮中雖飛鳥無出吾上

然後知所處之不可不高所見之不可不大觀於海者難爲水豈不信哉山上氣甚高寒所生木皆拳蓴樛曲無風自皺崖谷皆應還就白雲庵從滿月而下半餉已到文殊後岡向上之難旣如彼趨下之易又如此豈非從善從惡之驗也喉渴頗甚使小奚打獮猴桃亂墜地爭取而噉之其甘如蜜其冷若雪當不讓玉井蓮出二大菴右俯見金生窟窟在太嵓巖之下巖崖最奇峻回護若天成人言金生住此窟見峯巒之峭拔者而得書法之妙至今煙雲草木宛帶當時揮灑之餘勢有瀑自嵓巖上撒落白日飛雨時秋方旱

若到雨後水盛其聲勢之壯可想也有峯水二大槽各容數十斛紺寒若空庵空已一載總牖扃鐍宛然猶在淸淨邃麗冠上方諸刹將灑掃而憩焉更念山日易暮崖棧甚危子峻若來必不得通使卬行伐木以補棧道之朽絶處乘夕還下蓮臺寺初昏子峻載酒來相見甚喜各擧數杯同宿東上室十六日乙丑曉飯出前臺仰見夢想縹緲如畫余問子峻曾見夢想乎子峻遽曰夢想在深峽中無可觀故不往見也余二人戲曰不曾到夢想何由知夢想之不足觀乎若子可謂恥過作非矣相與大笑已而子峻又問子上

紫霄臺見靈芝乎曰未也子峻曰予猶不見靈芝而反欲以夢想誇我乎又大笑至是始聞紫霄臺有異草俗號靈芝而緣僧不言竟失一見誠可恨也午後觀慈悲菴菴在蓮臺西南數百步外蓮花峯下荒廢無可觀惟前臺稍爽豁可坐夕又宿東上室十七日丙寅又題名于僧堂東壁外前後題名凡六處孝仲三子峻一余二騎馬出洞門渡大川李士安佩酒來候於渡口酌數巡罷至逕溪洞孝仲往川城余與子峻入烏川宿芳岑齋寺夫以清涼爲山有千巖萬壑之勝實淑氣之所結構而眞仙之所窟宅也竊怪夫山

之秀拔如是而又在嶺南文獻之邦騷人墨客之遊賞於此者自古何限自文昌金生之後皆有所不得聞者名且猶不可聞況其紀述之多小乎至嘉靖間愼齋相公始自基城來遊此山觀其所錄雄渾雅健曲盡奇妙實玆山之遇也而至其所謂仁智之樂亦有所未易言者矣嗚呼山川淑麗之氣儲之千萬年寔生大儒於玆土講道論學之餘未嘗不遊於斯樂於斯詠歌於斯循逝川而起如斯之歎登絕頂而追小魯之觀山賴而益高水賴而益清武夷伊洛不得專美於前何其休哉余醯雞也守瓮中三十餘年幸

賴一二同志之益得以假步於山發前賢之所發目

前賢之所目平日之願孰過於此而人間有累歸[illegible]

忽悉登山而未領其要觀水而不窮其源殆與一時

樵夫之見無異是則可愧也已

修巖先生文集卷之四

[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大本者[illegible]

敷天之下見鮮異[illegible]可以盡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